

煙

嶼

樓

文

集

烟嶼樓文集卷十三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四明志作者傳三

梅太府劉通判傳

梅應發廣德人

按時亭記自署桐川

喜抄書先世書皆傳寫習詞

科不成補太學

見清容集師友淵源錄

理宗寶祐開慶閒以迪功

郎爲慶元府學教授

開慶志序

判府吳潛作時亭及諸生祠

潛於學竝應發記之

開慶志二又一

官至太府卿

見師友淵源錄

劉錫字自昭

見丞相吟稿詩餘贈答題

永嘉人

見梅應發時亭記

寶祐閒以

奉議郎辟充沿海制置大使主管書寫機宜文字開慶

初新添差通判鎮江府

開慶志序

在制幕中多以詩詞與大

使吳潛相唱和

開慶志序又

今無有傳者

丞相詩詞稿中多稱劉制機自昭考制置司設機宜
文字但一員而其姓爲劉則自昭必錫也惟第十二
卷曾稱劉架閣自昭慶元府雖有架閣庫然不聞辟
置僚屬而宋史職官志部曹有主管架閣庫豈自昭
曾膺是職後復判鎮江耶又宋史理宗紀景定元年
有國子監主簿劉錫或卽係自昭或別自一人則不
能臆度矣

劉忠肅傳

劉黻字聲伯

宋史本傳

自號質翁

見蒙川遺稿

樂清人

宋史本傳按文及

翁黃翔龍諸記及袁桷師友淵源錄並稱永嘉人題其舊郡名耳

早有令聞讀書雁蕩

山之朝陽閣

宋史本傳及鄭淵孫朝陽閣記

理宗淳祐十年年三十四

試入太學伏闕上書攻丁大全送南安軍安置既至取

濂洛諸書摘其精要成濂洛論語十卷

宋史本傳

黻之攻大

全也與陳宜中黃鏞林測祖陳宗曾唯同上書時號六

君子大全敗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人相復爲之請

有詔六人皆免省試赴景定三年廷試宜中中第一人

而黻又以對策忤似道

見宋史陳宜中傳及蒙川遺稿師友淵源錄云左史出治慶

元於時奉祠山中以居鄉清修薦世號六士蓋卽指六君子事而奉祠一語未得其解清容此錄

爲其先公墓表碑陰或其父家居時忠肅曾薦之故云云耶未敢臆斷附記於此

既而侍御史

陳垓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劾黃之純黻又率同舍生

累疏極諫旋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

職度宗咸淳三年擢監察御史四年改祕書正字論正

學疏上踰日未報即求引退會丁父憂解職去

並宋史本傳

六年冬服除即家授集英殿修撰

寶慶志一及宋史本傳

以奉議

郎

延祐志二

知慶元府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七年磨勘轉

承議郎

寶慶志一

在官建濟民莊凡貢士計偕之資耆老緩

急之需於是焉取之

宋史本傳

修府學宮復明德齋爲養正

齋

延祐志十三

而刻其所著濂洛論語問梅小稿及濟民莊

始末於序

寶慶志二

按志中濂洛論語之前有讀書

肅所刻考朱子讀書法為張洪伯大與齊照充甫同編者據伯大自序此書乃其分教四明時編成以刻諸泮宮而性理字訓乃程正思所作皆於始散為太學循理忠肅無與忠肅所刊皆手自撰集者

齋長習聞慈溪楊文元公言行及試館職為之作傳至

是請於朝乞錄其後並請建慈湖書院

見文及翁慈湖書院記及宋史

本乃捐郡帑得地於普濟寺東肖像祠之撥濟民莊米

為釋奠養士之費

見黃翔龍慈湖書院本末記及延祐志十四

是時昌國魏

方真以建書院請歡以舊酒坊基予之復助以緡錢為

岱山書院

見趙與沐黃震岱山書院記

其年十一月超權刑部侍郎

未行八年正月除侍講兼修玉牒官

寶慶

旋拜刑部侍

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尙書兼工部尙書中書舍人
同修玉牒兼侍讀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十年遭母喪
去明年江上師潰時宜中爲相起黻端明殿學士不赴
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入海以兵迎黻乃託
宗祀於母弟成伯揮涕就道至羅浮而卒諡忠肅宋史本傳
蒙川遺稿及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按本傳又載宜中令忠肅服大黃而病不治語甚詳然頗無謂黻所
著有諫坡奏牘薇垣制稿經帷獻納諸書航海時挾以
自隨遂散落不存元大德中其弟應奎乃哀集其詩文
爲蒙川遺稿四卷見劉應奎蒙川遺稿序初黻將至南安軍歸別
母解氏母勉之曰行乎臣死忠今以直貶分也及黻以

憂憤卒其妻林氏舉家蹈海死云

宋史本傳

馮州判馬總管傳

馮福京自號學泉居士

見福京所撰吉祥寺選佛堂記

潼川人

大德志序先

嘗官慶元府學相副教授

延祐志二

成宗元貞元年

大德志二

以

登仕郎爲昌國州判官

延祐志三處板脫但存一

按延祐志注年分大字似當爲大

德某年任今據昌國志正之後兼巡捕司

定海志謂大德二年任更誤

大德二年五月大德志五

始至修學宮及櫺星門經理其巖租刊世祖護持廟學

詔旨學故有親仁齋久不治福京重修改扁育德以爲

訓蒙之所聘鄉之耆宿任教導焉翁洲書院旣廢應氏

復興之福京與聞其事

並大德志二

始元年十一月詔江淞

行省括隱漏官田見元史成宗紀明年府以其事下昌國增塗

田租福京謂塗田者海濱隄岸也細民築之成田秋潮

至岸崩復爲塗耳其稍遠於海者又連山麓久雨則淹

久旱則槁雨澤均得收熟然後及他州縣下等之數今

增租焉官人至微而民害無窮府達魯花赤月列主其

議額如舊大德志三是年九月增鹽價鈔見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

福京方被府檄在行省復力爭謂海嶼無蔬菜食鹹水

魚鮮雖無鹽亦可況以日計舊額月應買食鹽十餘兩

邇年逃亡事故口日加少里正莊首及見在戶代買之

若復增鹽價是驅之使爲盜賊也省爲之減十分之二

云大德志三福京頗好爲文章凡修學及小學及書院竝爲

之記大德志二吉祥寺建選佛堂大德志七郡建東嶽宮至正志九亦

福京記之

馬澤字潤之嘗官中祕延祐志序仁宗延祐六年十一月至正

志以太中大夫爲慶元路總管延祐志二愷悌惻隱政宜於

民延祐志序慈溪縣有贍學塗地三百四十畝尹以屬蒙古

學久爭不決澤始判還之至正志七

袁文清傳

袁桷字伯長見蘇天爵撰墓志自號清容居士至正志本傳又號見

一居士見清容居士集慶元路鄞縣人見墓志宋同知樞

密院韶之曾孫

元史本傳

知嚴州似道之孫元同知處州路

洪之子

見墓志

幼穎悟絕棄弱弄

至正志本傳

生長富貴而力

學清苦讀書每至達旦

見墓志

嘗謂宋季程文燁濫糜爛

而不可救益自奮勵希古作者恥以門蔭補官

至正志本傳及

嘉靖志

年二十餘部使者舉懋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

長不就

墓志及元史本傳

成宗大德初閤復程鉅夫

按元史作程文海其

初名也

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秩滿擢應奉翰林

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遷修撰歷兩考除待制

進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俄以原官召尋改翰林

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英宗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

泰定帝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卒年六十二按墓志及至正志並

作六十二元史初授將仕佐郎見清容集進積階至奉

議大夫計開贈中奉大夫江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

軍追封陳留郡公諡文清以上並見墓志及至正志元史本傳成宗初建

南郊廟官檢閱進郊祀十議禮官推其精博採用之仁

宗設進士科取士時貢舉久罷無能知舊法者有司諮

桷而後行桷兩為廷試讀卷官一為會試考官再為鄉

試考官至治間鄆王秉國憲度號令桷實襄贊之上親

行祫享禮增廣廟制桷亦預其議奉詔修成宗武宗仁

宗三朝大典多裨國論四字見至正志本傳會將修宋遼金史桷

請搜訪遺書條具凡例以進事不果及告歸而史館當
修英宗實錄桷以呂思誠宋褰王守誠蘇天爵薦既卒
二十餘年順帝詔修三史遣使求郡國遺文故事桷孫
諸暨州同知曦獨以家書數千卷上之詔擢曦祕書監
著作郎桷所著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易說若干卷春
秋說若干卷以上並見墓志袁氏舊書目袁氏新書目見清容居士集
讀書記見聞性道康熙鄞縣志四明高僧傳見四明文獻文集刊於家
易春秋二解未脫稿至正志本傳桷先世在宋多以文學知
名稱東南故家遺獻見書延祐四明志提要少從奉化
戴表元同鄉王應麟天台舒岳祥諸遺老游見墓志及至正志本

傳

既又接見中原文物與虞集馬祖常王士熙諸人上

下其議論貫串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厯井田王制

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務求實用不爲空言又於近代禮

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

略錄悉能推本原委指其歸趣當是時海宇乂安年穀

豐衍

並見墓志

大德延祐爲元治極盛之際

見

欽定四庫全書清容

居士集

而桷再入集賢八登翰苑踐厯清華垂三十年

提要

凡朝廷制冊勛臣碑版多出其手故其文章博

雅奇麗

見墓志

氣象光昌蔚爲承平雅頌之音

見清容集提要

內士取以師法文體爲之一變

見墓志

以之稱一代鉅公

無媿矣

見清容集提要

始宋寶祐開丞相吳潛判慶元府開城

西新河曰後當有以文士起宦族者

見清容集史

至是

桐果以文章顯

郭教諭吳教授徐訓導傳

郭薦昌國州人

見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鄉貢進士

見浙江通志

官鄞縣

教諭

見四庫提要及遺書總錄

州判馮福京作育德堂聘薦及應

季挺爲小學師

大德志二

吳廷獻鄱陽人

見慶元府學教授題名碑

仁宗延祐六年二月任慶

元府學教授

延祐志二

在任重修櫺星門尊經閣土祠及齋

舍廊廡甚備

按所修者爲從祀廊及齋舍教授廡舍東廡舍聽事

又造祭器增羨

贍學田租

按所增者為昌國洋山定海象山及錄事司砂岸以上竝見延祐志十三

蓋能

修舉其職者譙樓重修延獻為之記或曰訓導鄭芳叔

代為之

見高宇泰敬止錄

徐亮字彥明鄞縣人善詩文為鄉先生戴表元所賞武

宗至大初薦為縣學訓導順帝元統初

按此本至正志

王獻元

官浙東宣慰副使問政治得失論對切當後舉亮與修

郡志所著有四書詳說竹亭隱集

見何爾昌三茅志

三茅志原本稱至大初薦為鄞學訓導時王獻元為

浙東宣慰副使云云則似獻元官副使在至大閒而

彥明所與修者為延祐志矣今按延祐志中副使無

獻元名至正志職官門獻元實以元統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之任與其三茅志序稱元統元年秋獻元忝職浙東者合據以正之

王總管傳

王元恭字居敬

見葉恆嘉澤廟記及馬道記

自號甯軒真定人

見朱文剛

王侯去思碑

按嘉澤廟記云蠡吾之世家

順帝至元六年十一月以正議

大夫總管慶元路

至正志一

先在他郡有能聲民聞其至老

稚胥慶

見嘉靖甯波志本傳

下車謁學宮以興學爲務

五字見程端禮鄉飲

酒復

明年春作杏壇詠歸亭飾從祀像新論堂

見去時思碑

程端禮致仕家居禮請爲學者師

見成化四明志

學廩不給徵

逋贍之嚴堂試設賞格士知自奮

見去思碑

初宋紹興間明

州倡行鄉飲酒禮朝廷取其式頒郡縣天下以為秉禮

之國其後或廢罷守賢一舉行之

見乾道寶慶延祐諸志

人元浸

衰歲以正月二日序拜酒三行而已又久之掌租籍者

侵蝕所有名存而禮亡

至正志八及程端禮復田記貢師泰鄉飲酒禮記

元恭

乃與端禮

至正志八及貢師泰記

及葉恆鄭覺民

見李好文鄉飲酒復田記及鄭

真四明文獻

諸人討論考訂本朱子遺法以正月七日行之

郡庠

見李好文記

總管主之鄉士耆德為賓介禮成紀以小

錄

至正志八

他郡來取法

見去思碑及四明文獻

於是聞諸朝請頒布

風海內而命有司經理田土

至正志八

郡博士總其成知出

納焉

見貢師泰記

尤究心水政巡行田野凡河渠坊庸隄閘

失時考詢利病而疏決之

見去思碑

浚沙它山禁私啟回沙

閘者倪可久以茅針磳病民告爲請諸庸田使及部使

者易地更作

至正志四

祭王侯於遺德廟李陸二侯於嘉澤

廟建言三侯有功水利甚大宜加封爵

至正志九

是時東錢

湖菱葑不生重修嘉澤廟以答其貺

至正志四

又謂社稷祀

典之大者今壇壝不度考禮制修改之

至正志九

重修醫學

至正志八及三皇廟

見去思碑

又修東嶽行宮

至正志九

重修公宇建

至善軒及三友堂

至正志三

慶元濱江每運糧則樹杙構棧

於舟次謂之馬道徵材於民吏竝緣爲姦事畢舟人悉

取以去民苦之乃作石馬道於城南使延慶寺僧守之

歲加葺焉

見葉恆石馬道記

昌國州有富商黠胥劫平民爲盜

要賞爵而賄其州官榜掠誣服死者什二三元恭聞其

冤檄囚至郡平反詳讞釋數十人舊以戶口計鹽額民

不堪追比多逃亡元恭與臺省陳利害上可其奏俗尙

火葬捐俸買義山瘞之均賦役省站赤供給勒其議於

石元恭廉明剛果裁剗無畱難

以上並見去思碑

刻意庶務

見應

奎翁翁洲書院記

修舉墜典

見李好文記

苟利於民懇懇不少怠

見嘉

澤廟記

在官二年以疾辭會部使者按慶元強起之視事

其明年至正三年四月將去郡文學諸生及父老強畱

之不可乃相與紀其德而碑之見去思碑至正三年十一月

王教諭傳

王厚孫字叔載見鄭覺民贈詩一字燕貽見舊象山志鄞縣人宋吏

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擢之曾孫吏部尚書應麟之孫

見其父昌世撰父昌世以恩補承務郎未仕而宋亡杜

門不出見黃潛撰昌世墓志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操筆立

就是時從昌世游者皆老成博雅厚孫日侍左右面命

心傳聞見充積見成化四明志本傳久益殫洽得舒璘

真德秀原委凡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蘭臺典故世胄

譜牒鄉里多咨訪之袁桷自翰林歸叩所學乃綜論濂

洛關輔建安西蜀諸書且曰學者讀朱子書不終卷自
謂能紹真傳遂妄詆乾淳諸老夫諸老在當時以博聞
實踐爲紫陽所推許今耳目未及而藉口性理以文弁
陋高談闊視浸爲虛誕先生不當懲其弊乎桷譴其言
又問史事具以漢唐以後諸史得失對桷心折之會桷
修四明志厚孫分撰一考按至正志一爲釋道攷其一未詳桷卒或讒
於僉憲將毀其書厚孫白總管王元恭得不毀元恭因
屬成續志以上並見鄭真撰遂初老人傳及舊象山志始順帝元統閒程端
學捏古伯鐵閭薦爲郡直學嘗立塗田碑見元統三年慶元路儒學
塗田記石刻及舊象山志至正閒金華黃潛至鄞復薦爲訓導見王侯去

思碑石刻及
遂初老人傳

凡學田在鄞沙岸在昌國者率爲豪民侵

奪力陳復之

見高宇泰
敬止錄

鄉飲酒禮經費有昌國州田宋

時責租於吉祥寺僧歲納錢二百二十貫入元僧負恃

荒遠且富豪蠹學者又嗾之使賄吏減其籍納鈔二十

五貫而已庠士周宜甫白於郡郡檄府史鄭某治之僧

以贓誣鄭鄭罷吏莫敢誰何及元恭令所司經理田土

未果以疾去於是厚孫與楊亦詩鄭覺民議曰我爲孔

子徒而使異端敗乃事可乎撫郡乘故籍得其要領列

詞懇大府久之僧懼償他田二十畝有奇稍豐於舊人

乃聽其成

見程端禮李好文
鄉飲酒復田記

秋滿授象山教諭縣久失

教養興學造士徵贍學田逋租日與諸生講論求放心

養德性之旨學者如歸

見遂初老人傳及新舊象山志

調浦江甫閱月

卽解官李國鳳經略江南被詔舉遺逸有司以厚孫名

上國鳳曰此危太樸所深敬者徵署衢州學教授中書

復有薦者除邵武路教授福建分省又薦爲副提舉皆

不赴自號遂初老人嘗誠其二子陞隲曰承家不在名

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其同

流合污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

者吾深惡之非所望於汝曹也

見遂初老人傳

手緝大父遺書

應當事刊布爲文法三代兩漢不事雕飾有遂初集三

十卷

見成化嘉靖諸志

乾隆鄞縣志遂初本傳及四明談助竝云少侍大父左右聞見充積攷厚齋尙書葬時僅有孫文遠一人昭甫先生撰尙書壙記可驗也又滎陽外史集貝清江集及明後郡縣諸志本傳竝云先爲訓導後爲直學核之碑刻事亦倒置元制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惟教授一官其餘學正學錄教諭訓導直學主奉等名皆出自士林之推薦與有司之禮請初無定額亦不分祿秩之高下也

烟嶼樓文集卷十三

男隆壽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十四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事略 事狀 行狀

先義行府君事略 集虞恭公碑字 辛未

昔虞舜命伯益佐文命治水有功夏后氏封其子於徐
是爲徐子傳三十二世至姬周穆天子之代君誕卽位
是爲先王時徐戎不靖天子命我先王爲方伯錫弓矢
專征以主東方之國徐處漢東地方五百里王旣受命
乃行仁義惠懷侯國侯國化之來朝者四十有餘徐德
日遠楚人大懼用王孫厲之謀來伐我徐王仁懼傷其

民舍而去之至越城之隅建城東海以終卽四明定海是也王薨葬海上之山四明地志莫古於張太守津之乾道圖經方校官萬里之寶慶志遺城墳廟以至今跡咸悉載焉於是天子聞之命伯遷大舉連伐楚師楚人入朝乃始赦之而復徐後立王子宗傳十二世至章羽爲吳所滅子孫播處四方以國爲氏唐人所謂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王者也吾宗流派則章羽二十四世孫當漢成帝時以江夏太守爲光祿大夫違王鳳之難至吳會西部尉治立城居焉衢州龍遊是也是爲過江祖代有聞人其更顯著者晉扶風太守宏字聖通沒於王

事民立廟馬報山祭之唐中書侍郎安貞初名楚璧視
帝制詔有盛名於時封東海子東海之孫八長史俊舍
其居宇入龍遊道場長史長子行周當光化中遷居臨
海郡有地名曰厚澤世居之傳十一世而趙氏南來臨
安我始遷祖始遷明州居國東鄉其孫去故居數里而
西卜吉大敦是爲始遷大敦祖大敦在唐爲龍山鄉江
上里見唐人湯君墓志中大敦傳十五世當

皇清世宗憲皇帝初年而吾家遭回祿之災始居城中
水月橋是爲遷城府君是爲義行府君之祖此府君系
本大略也府君生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廿六日學射校

藝有司以爲第一嘉慶元年成府學生二十三年納資
得千總銜授武略尉道光九年八月七日溘逝葬邑西
南之錫山旣而有司上遺行於布政司司上之巡撫巡
撫奏之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宣宗成皇帝詔褒義行以好施表其門其後第四子成
進士仕於朝二十五年十月恭被

孝和皇太后七旬恩典贈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府君篤
於至性同懷三人季有足疾盡以先資與之而讓其居
於伯兄起家勤儉方薄得餘裕而伯季業替振起其困
伯季之喪遺男或周歲或始生才百日皆招之同居鞠

之撫之至成人而使之就學習察其姿幹陶鑄之不異
所生由近而遠至伯叔遺體而又推誼宗人時過故居
厚相往來會將治居室乃創建家廟於大敦中奉先王
爲受姓祖與始遷祖以下至大敦始祖三世東爲昭室
西爲穆室以奉厯祖又東西皆有室以奉厯祖夫人其
前爲堂堂曰思本又前爲大門門東西皆翼以兩室月
之望日周給宗人之不能自食者則於是焉會之由門
而堂而室悉圍以牆事具南海羅侍郎師所製碑文郡
海國也城外有大江其在東津聯大舟十六以爲橋其
長五百五十尺創自唐刺史屢治屢毀至是又大圯府

君先更其中二舟復更其橋東之石未幾李巡道石泉將大治斯橋聞府君前事邀與商策府君首出千金謬諤陳規度謀防制長遠巡道大悅遂舉以屬府君府君先平明則出日入而歸或海信當子夜則子夜往厯五月而成雖大風烈日未有一日怠也有大石在海中曰夏太每覆舟傷人府君使人孔其石樹之大于而繫鈴於上遠有見聞舟楫無損喪者西南鄉近江之河有三橋焉橋皆單門每出納江水水無順逆竝爲橋所激而覆行舟府君與張君永懷往揆度之擇其中一橋相地更作闢爲五門高大數倍於舊方建議時里有大姓相

持不下曰橋非其所將不利吾宗府君具衣冠戶說之大姓數百家人其門幾盡大姓者悅而議始定邑大令之爲城中四義學也府君實與成之旣成以三千餘金具南學每歲資用復歸以薪山旣乃深思之曰吾宗居大敦去城數里必不能來此就學明矣誼在郡邑而惠不逮於宗得乎於是乎建義學於思本堂之東曰敦本於西曰崇本命伯子時楨第三子時棟同成之大令實爲道山伯子與仲子時楨第三子時棟同成之大令實爲之碑當是時海宇艾安天下無事吾鄉士大夫多好行善舉而府君更見其大一鄉推以爲表率履正奮公維

義所在扶危舉替苟足以利濟鄉國者知無不爲爲無
不勇毀譽非議之口禍福遷就之說舉不足以動其心
至於塵身費財得有就緒未始以文章詩詞稱揚贊美
邀立名譽亦必不以公事結納搢紳當道然而自沒世
以來四十餘年郡邑鄉里戶稱長者皆不容口其光名
赫赫然如其生也府君持議絕無依違每交遊聚議或
際艱危多章皇遊移府君出一言定之碩謨讜議滿坐
莫能奪者至於處事則慎重周密與家人言必以謹慎
對士夫必稱臨深履薄性凝重而接物和藹待人忠實
慈惠始見巖巖如若使人震駭惕懼繼與周旋則春溫

寬恕曠亮露情性故人子同事循循然閑邪規匪繩其
愆繆平時贈衣推食待視篤厚親屬雖疏遠有危難周
拯之必爲圖深遠培護優渥每歲多待以舉火者故感
慕慰注者屢一日過故人故人方出涕云有守節而賢
者其家受人財將遺之行矣曰幾金曰三十金卽如其
數與之府君絕口不道其事旣沒而故人者以詩吊府
君始發之又曰此時所有眞薄略而素性好義如此每
歲日南至前後六十日治墳墓之圯毀者卽故地加石
而封之始事於大敦以漸而遠迤邐至西靈廟薛家橋
而又遠之所葬古墓蓋四千有奇又設義葬地二所一

以葬宗人一以葬外姓錫山之下亦有之常謂吾師王
心學先生日章曰使吾子孫纔得資衣食足矣所餘當
盡以惠郡邑鄉里治家矩範正飭見者肅然起敬每日
守身以慎治家以勤無外道也自奉儉約衣履布素器
用張陳無華費者建豎居室軒庭超暢開闔堅抗而已
無雕鏤麗飾亦無園沼臺閣之盛無偏好俗尙珠玉奇
異弗佩也戒家人勿呼盧勿籠飛鳥勿操俗音律勿召
巫筮方術勿數數祭拜神明勸公趨義日昃不遑雅性
不好聲技過大姓會食姬侍上場正衣而去自以單微
不能習書吳年每夕觀經史常至更深五鼓復起執簡

編待曉疏通義理不達則舉同宿儒反覆窮闢必得其
義楹書篋冊命子孫習經典不倦學師歸輒入學中危
坐管治之獻歲一二日卽令學業歲終過其門者猶聞
書聲也觀葬經通其意葬先人二世於大敦地師以爲
吉親交乃相率招致之以是遊郡邑名山川幾盡儀容
英偉長身嶽峙發聲如洪鐘每視人光耿耿射坐上有
不能仰視者教善行不怠而不好二氏遣命用釋道祭
我爲不孝疾困不常有自言畢生遭三險厄六七歲時
得疾垂危方相對無策忽夢見古衣冠三人皆大年一
曰不治矣一曰吾治之衣中出搏物三段先後納府君

口府君自夢中大呼坐者起視而疾良已嘉慶二十三年舍北焚如府君方在廊上發覆去連接者而坐柱將倒地忽一柱自北來拄之得徐而下一日乘馬往武場習射方縱馬馳騁入馬道中馬疾奔府君隨馬下而此馬忽直立不動徐君元第作府君外傳紀三事與其餘異事茲不悉具此府君生平行誼大略也先是府君創家廟於大敦爲思本堂以綴食宗人堂之東西皆闢一室其西室奉節孝而虛其東室曰以待吾宗男子之以至行旌者府君沒而

宣廟以義行旌之於是宗人相聚議曰公有大功於宗

祖而慈惠逮於宗人水則有源樹則有本我食公之德
而不知報非禮也歲時之奠公宜有專室而以被旌
專祭此室又所以符公志也皆曰善乃奉府君於東室
顏曰旌義舉之四十年而碑勒未具已刻者雖有仁和
關君之文紀述不副德行事跡又多荒繆予職是故縈
之夢想懷思不忘義學之碑大令師文之大宗之堂侍
郎師紀之乃者予聯綴蘇文忠公表忠觀碑字爲先德
之銘亦既有成作而旌義之石未立深悔蹉跎是用滋
懼藝君方治古文辭謹以相屬近予新得歐陽率更書
虞恭公碑舊本總二千六百三十言去其重文得一千

八十字此海內無二本真足寶祕者也予將屬藝君亦
聯綴其字以成文章而卽以其字勒之貞石異日勒成
贈授學者庶幾好古之士得臨池祕本而我府君懿行
亦并以不朽周常侍之文釋懷仁之敘豈得專美於前
哉導以先路亦綴歐陽爲事略云同治十年夏五月第
三子徐時棟敬述

請旌表王順孫事狀

己故順孫王日章鄞縣二十五都二畝人甯波府學廩
生祖德峻祖母崔氏父修敬武生母陳氏日章天性篤
摯自幼能體親心不好嬉戲先是德峻故後修敬善事

其母及嘉慶十三年二月修敬病篤將歿搥牀大叫曰
我死誰爲我事老母者日章年僅十四歲大哭跪牀前
曰父餉不諱事祖母敢不如父在時由是壹意奉養周
密勤勞家貧不能畜婢妾事事身親之每夜躬滌溺器
不以付他人後數年娶妻鄭氏合卺三日後不入婦室
夜仍襪被臥祖母牀側祖母呼使入室力促之勉入一
顧無私言教婦悉以禮法婦亦化之善事重慈祖母歡
樂受養十餘年始卒年八十五歲卒後喪葬盡禮事母
六年如事祖母閭里稱呼爲王孝子里中或稍不順其
親眾輒咎之曰汝不見王孝子耶或能事祖父母眾輒

卷之十四
八
譽之曰汝始王孝子耶蓋鄉村不知順孫之目故善事
祖父母亦呼爲孝子耳卒於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
日年四十二日章品行端方待兄弟子姪皆懇摯周到
家貧授徒隸門下者多得其力身歿將四十年人猶感
念之至其善事祖母則一鄉奉爲圭臬父老至今猶能
述其瑣屑諸端稱道不置云

請旌表袁孝子事狀

己故孝子袁行漳鄞縣城西八閘人監生父光銜母臧
氏行漳天性孝友十歲能知親心每五鼓母起裁製衣
履行漳卽隨之起力能爲者輒同爲之年十三棄書隨

父至甬江學賈出告反面事事皆得歡心久之父以老
病家居行漳侍養周至賈肆離家七八里每夜必歸侍
父母臥於牀側一夕常四五起明晨出至肆中雖大風
雨往返無閒嘉慶十六年十一月母病危篤行漳驚惶
無措袖刀步至本境忠佑廟中哀求神前願以身代隨
出刀割臂肉一大塊昏暈仆地廟史驚視灌救旋袖肉
趨歸和藥以進母病竟愈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母卒
哀毀盡禮事父益竭盡心力二十年正月二十一日父
又卒行漳以連遭兩喪痛入骨髓每一哀號聞者墮淚
先葬二日獨臥壙中旣葬守視三旬不避風雨葬後茹

素三年終身不觀戲劇遇忌日及掃墓流涕不止自以少貧母欲製新裘不得是後雖有贏餘不服新裘云其他和愛諸弟振業諸姪修理宗祠增益祭田并爲母家臧氏無後設祀事以垂永遠皆能善體親心推廣先志洵屬孝友兼盡鄉里完人宗族三黨毫無閒言者卒於道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年五十三子四烈例貢照議敘從九肅甯波府學廩生杰甯波府學拔貢行漳病革時肅亦曾割股而其家有傭工呂宏光見行漳事親亦能善事其母里人稱之蓋行漳之孝錫類不匱如此

請旌表沙孝子事狀

已故孝子沙孝廣鄞縣十三都一岡人父麟前母朱氏
母周氏孝廣生有至性事親敬愛交至承順色笑從無
疾言遽色父母呼召盛夏酷暑必具衣衫始敢進見同
治元年五月母周氏患病危篤孝廣自計醫藥不得痊
愈私自割股和藥以進是夜母病中恍惚若有神人授
之藥者病遂愈次年二月二十二日母卒孝廣痛不欲
生心念父在不敢號哭而小祥之內哀慕不輟家人爲
之感動父麟晚年有痰疾每發輒頭暈仆地孝廣扶持
不離左右一日有客父令孝廣取茶茶至父疾驟發孝
廣急棄茶臥地以身承父久之父甦而孝廣臂已傷損

流血在地急掩蓋之惟恐父知父病親侍湯藥夜則侍寢雖大風雪聞聲卽起侍病二年未嘗一入私室孝賡體素孱弱以服勤過勞致有血症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父歿哀毀盡禮是時孝賡疾已沈重嘔血盈盂猶必寢苦枕塊哭泣不已及親族強勸入室而疾不可爲矣卒於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年三十先是孝賡刲股家人無知之者卒後洗體見左臂刀痕其妻始言其詳蓋誠心事親不求人知然鄰里鄉黨無不稱爲孝子云

先妣陳太宜人行狀

太夫人姓陳氏鄞縣武陵橋人父諱忠事國子監生前母蔡氏母姚氏年二十一歸先府君前太夫人所生子女皆幼少閒數年己生子日繁孕乳相接府君持家儉衫帑履屨之屬無得買諸市室中指使者賃嫗一而已是時府君方新造家賓客工作雜遝外座太夫人晝入竈下視食飲夜執女紅紡績補縫以至剪製縷結悉躬親之府君嚴督課諸子歲聘必嚴師諸子不帥教扑責盈百太夫人聞扑聲或淚下及見兒曹未始有一語姑息每午夜危坐持刀尺兒曹自塾中就寢必問今日所讀書得無遺忘乎或躊躇不敢對則移燈教之讀曰我

尚未可眠汝讀吾伴汝若來日受先生扑責放學後吾必重撻汝年三十八府君卒病時叩頭禱五祀求身代
穎隆起涕泗被面旣成喪教諸孤一守遺法府君未成
事命次第成之會有司以捐建義學詳請議敘太夫人
命書伯仲二名於冊伯子時楷亟請計捐貲分書諸第
太夫人不可曰我豈矯情異視所生兒爲若曹方讀書
年少驟榮以名將易視之其志荒矣不孝等歲時乞製
新衣多不許或買書值數百金許之就試報罷誨之曰
汝舅父言汝曹文尙不謬得失或自有定願我不知書
恐所爲未必悉當汝曹自勉之其後不孝等妄以文字

竊虛聲長者執友見過日數輩太夫人視飲饌必豐腴
未嘗厭怠或圍棋酣飲召之入怒形於色外出必詰所
從往一日不孝時棟告而出未返太夫人夜夢府君厲
聲擊臥榻問何事盛怒不答大懼驚覺念諸兒惟時棟
未歸徬徨達曙急使人覓以來則是夜醉與人搏因大
怒涕泣述前夢曰汝父死不忘汝曹亦怒我不以小心
謹慎嚴教汝乃使汝無忌憚若此命止酒二年道光十
四年大病昏迷不語者十餘日有外姻來視疾盡反前
所爲方聞太夫人面榻呼庸醫皆愕然及進藥又面榻
曰徐之因不敢進是夜汗發而愈異時從容述此語太

夫人省憶良久曰我十餘日髣髴若夢我若在祠堂見
先人教我爲此言我若迷失道而先人歸我嘗訓不孝
等曰我願增祠堂祭田汝曹識之歲時忌日之祭主中
饋必潔旣奠饌集拜稍緩怒呵之曰忘祖宗矣無宗祖
焉有子孫性仁慈三郇以疾病死亡告歎息久之始宗
家有爲府君所卵翼者府君歿侮諸孤而以非意訟於
官勢凶凶不得解忽其人遭鬼譴死皆喜幸過望太夫
人悽愴出涕曰乃獨勿憊怛於心乎後慎無言此事前
太夫人有三兄老而貧迎養於家旣卒皆爲之營衣衾
葬具其鰥者授之室寡者資以田遇火來依經年爲之

買宅具帷帳什器其他內外姻親時有伙助雖自願支
絀終不使空返日用儉約身爲命婦常衣弊補衣不孝
輩歸自京師奉狐裘問賈減賤以對摺而屢諸筭不常
服也嗚呼太夫人襄內政者二十年劬勞備至自府君
棄養頻歲傷悼已而哭其伯子撫視孤孫旋遭患難流
離鄉井又復兩哭其子子婦女壻亦或不幸凋天年勞
苦抑鬱使不得一日少紓其心故四十始衰五十髮白
近年時病咳嗽氣每上逆食頃始復然猶諱言疾病四
鼓聞欬聲嘔吐晨起視家事如故請具醫藥輒不可不
孝等妄信以病延年之說習爲固然略不恐懼至於病

作兄弟惶惑夜候起居神色稍定猶營度屏幃將以來
歲爲太夫人壽嗚呼苟非天奪之魄曷爲顛倒夢寐至
斯極耶侍奉無狀以及大故罪通於天弗可追已太夫
人先以府君營千總銜

敕封安人繼以不孝時樑官主事

誥封太宜人卒於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年五十
有九戚屬號慟姻黨婢媼亦失聲哀哭三日大殮面色
如恆時始府君葬通遠鄉錫山皇畧太夫人生壙在其
右往視不潔且卜人言亥歲未可以耐乃以咸豐元年
三月初三日殯於錫山之麓去府君墓四里子十有三

人男六長時楷議敘鹽運司知事前十七年卒次時楨
由國子監生議敘鹽運司知事前五年卒三時棟由甯
波府學廩生充道光二十三年優貢中二十六年舉人
四時樑由甯波府學生中道光二十三年舉人二十五
年

恩科進士官刑部主事陝西司行走五時楹國子監生
前一月卒六時榕女七長嫁登仕郎張廣林次嫁國子
監生周源三嫁國子監生李邦榮邦榮蚤卒以節孝旌
四嫁修職郎胡烜五嫁修職郎張封六嫁慈谿縣學生
萬蕃七嫁毛愼顯男自時棟以下女自第五以下皆太

夫人已出者也孫男十有二人承重隆道登仕郎隆德
甯波府學生隆章隆恩隆惠隆煜隆壽隆焜隆燁隆灼
隆炤隆炳隆耀不孝等尙願嗣續未敢卽死復以承重
孫奉事日短見聞較淺謹敢濡墨和淚粗述言行干謁
有道毒痛憑塞荒略不備府君諱字具詳家傳中謹狀

烟嶼樓文集卷十四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十五

鄞 徐時棟同叔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記

咸通塔記

王寅

鄞西南七里有後街村村中有甌塔焉唐懿宗咸通四年之所造也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余方避寇居光溪入村訪趙君兄弟趙君導余偕徐許二君往觀之甌旁悉有文多剝落漫滅其不盡略可諦眎者余爲審定之曰咸通四年吳定元素記吳定蓋其人姓名元素其字或造塔人或審家私記不得而詳矣吾鄉多古塔然化

成保安大慈維衛之屬率出自浮屠氏去古者揆日測景之理甚遠又他塔往往壞燬重建而咸通去今千年甌蘚斑爛規模具存塔頂旣隊尙在村中鄴之塔殆莫古且壽於此乃志乘遺失鄉先輩無詠歌及之者卽山中人知之亦僅僅數年良可異焉當咸通朝溪上多卜築興創之舉定光院建於元年聖壽寺建於五年鳳山院建於七年是時鄴方有裘甫之亂地遠而僻民安於鄉忘盜賊烽火之警而乃經營揀度於不急之事今倫敦入寇城郭之民阡於死亡勞苦哭泣無已時而茲土交相保聚宴然太平吾黨之奔辟來此者猶得與諸君

子游覽古蹟剗剔摩挲亦幾自忘其流離患難之不幸
由今視昔何其類也雖然裘甫之分兵掠明州也州民
聚而謀曰若賊入城妻子且菹醢況貨財乎相率募力
士治器械樹柵浚溝躋足而待王師而浙東觀察使王
式不一年斬裘甫諸郡悉平蓋寇來之難如此而去之
之易如彼嗚呼又何今昔之不甚相類也趙君兄弟方
將補落崇卑修理斯塔以存溪上掌故之一故記此貽
之

曹說資福寺鐘銘記

己酉

首云翠山寶積移忠資福禪寺以戊寅夏五朔旦修治

洪鐘菩薩戒弟子曹說爲之銘阮文達跋之以戊寅爲
宋嘉定十一年按曹爲宋元間人又銘後書沿海制置
司兼知慶元府趙孟傳兩浙金石志傳誤倬孟傳守鄉郡在宋元
之交是戊寅實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耳曹說者泰宇居
士也始吾但知其邃於經學今吾反覆銘辭與其題識
而後知其爲宋季之義士也有三徵焉金石文字多題
紀元此獨曰戊寅夏五猶淵明志也一徵也孟傳在宋
季官沿海制置使知慶元至元十三年奉表迎降以沿
海宣撫使仍兼知慶元府至元十五年始解官入覲此
刻正其受興朝新命之後署銜不稱宣撫而曰制置蓋

孟傳赫然尸位茲土聞資福有事爐鞴下教令寺僧鐫
己名以附不朽而曹君方主其事乃詭出於草野不識
朝制者之所爲特題其宋時故官以媿之孟傳雖聞知
而煅鑄已成弗可改也已此亦一字之貶嚴於鈇鉞者
也又一徵也至其銘辭則更甚焉詞曰陽五經一陰緯
其指斥新朝者已顯又曰一擊聖賢萃二擊鬼獄罷對
三擊萬物育天地位又曰示有節於域中廓無明於界
外又曰成就不思議無量佛事豈直清韻度山翠蓋猶
思揮魯陽落日之戈吹海上死灰之燄而故以其忠憤
抑鬱者遁之爲離奇光怪之辭以欺人者也此又一徵

也夫曰戊寅則是宋雖亡而不知有元也曰罷對曰成
就則是元雖興而宋猶可復也曰沿海制置司趙孟傳
則是漢官威儀依然無恙豈惟他日之宋猶可復而今
日之宋固未嘗亡也其亦可謂崛起之頑民者也吾鄉
宋季義士全鮎埼闡表略備以未見此刻不及曹君余
始讀其詞而哀之爲大發其沈埋幽隱之碧血於六百
年後居士可以無憾矣文達謂銘辭極詭譎固未知其
意者也寺在鄞西南七十里舊號翠巖境明院宋大中
祥符間賜名寶積嘉泰朝參政張孝伯請爲功德院賜
移忠資福額

兩浙金石志據甯波近志敘此寺名題名額甚舛略故以寶慶延祐二志正之

自長官僧眾匠手外於士女獨題朝散大夫張儉恭人
史氏將仕郎張初倩安人鄭氏張氏周氏皆參政子孫
也亦往宋之遺紳也是時此寺尙爲其家有也固先朝
之賜物也

銘後題名長官二人一趙孟傳一判縣羅季莊按知
縣宋時稱令而元則有達魯花赤有縣尹無所謂判
縣也達魯花赤以蒙古色目人爲之季莊必尹鄴者
此曰判縣蓋題縣令則不敢題縣尹則不可變文書
判與題制置司同一詭譎也安人鄭氏蓋初倩之室
後題安人張氏重十一娘蓋參政女孫嫁士族者安

人周氏淨堅當爲張氏姻亞想皆以施捨財帛得與名耶

居士字習之昌國人寓居甬上痛父死事終身不娶
袁文清延祐四明志附其曾祖粹中傳後又清容集
師友淵源錄中亦及其人而竝不言其大節余旣因
鐘銘記而表之後讀剡源集見有寄曹居士詩又有
同曹泰字賦杜鵬花詩云一樣春風好毛羽回頭曾
管蜀山川顯寓故國故君之感度曹詩亦必有寄託
而惜乎不得與此銘共傳也

善長堂記

甲子

善長堂者奉化蔣氏支祠之堂也南宋之初其先人辟地來此於後族大以姓氏所居之江曰蔣家浦傳十三世至諱永豪者忠厚享大年稱壽官壽官有三第用四德別房從是爲元房生三子曰孟仲季逮入我

聖清當嘉慶甲戌之歲三家之子孫相聚而言曰我旣有慶源堂爲統宗之祠雖然壽官吾祖也實於古爲大宗今不能如古所云而吾大宗之子孫繁衍矣不可以無支祠皆曰諾道光二十九年始合貲興建度基攻位周治垣堵堂寢庖湏次第丕作凡廊廡軒樓之以閒計者二十有六其年十二月工告成事追祀壽官以上至

於南宋洎壽官而下世次其昭穆以祔壽官元房也是名其堂曰善長而請余記之昔穆姜解周易以元爲體長及子服惠伯爲南蒯解之則曰元者善之長也吾夫子用其說以爲文言夫伯子者一家之元也宗子者一姓之元也人性莫不善無以動之皆凡民倡而率之皆善良是故言笑動定昆弟常相類而觀感鼓舞之效莫捷於宗族諸君子旣爲斯堂豈惟曰吾大宗之後而主器云爾哉飭其身以教其子孫以及其房從敦善不怠族之人舉欣欣然來取法聞一善言曰元房之言也見一善行曰元房之行也周書有之主義行德曰元當務

之爲義而有得之爲德諸君子儻有意乎異時蔚然興起俾剡川蔣氏爲四明望族而所以大門戶而光宗祖者無不自元房之子孫始則今茲以善長名堂不亦宜乎堂之興也三家之長孟氏曰懋峻仲氏曰懋學季氏曰懋湘皆壽官十一世孫於茲堂爲皆有功得備書

三友圖記

丁卯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林翁澹吾年五十命畫師古煌寫三友圖韓朗山明經鼓瑟孫意舟太學擘阮而中坐彈琴者翁也翁常懸此圖近性樓中一時名輩皆有題詠後二十年翁卒又三十餘年四明有粵寇之亂樓中

圖書多亡失旣而翁孫梅卿得此於陳君鼎如題詠不
存圖畫完好驚喜捧歸重裝而屬余記之昔余嘗表翁
墓稱翁築近性樓壘石疏流水花木蔓藟又稱翁好音
律聚郡中諸名士觴詠樓下酒酣絲竹之聲皦然而出
今去翁之歸道山且四十年矣故家喬木依然無恙每
過翁諸孫家園林臺榭大小不必同而水木明瑟輒與
茲圖相彷彿惟是遺琴在壁塵色黯然豈惟翁家卽郡
中士大夫亦希有尋宮按譜繼諸老遺響者由今視昔
而後知解音之難賞音之不易振古如茲此翁之所以
鄭重而圖三友者也圖作於丁卯今余又以丁卯記之

亦似非偶然者同治六年八月辛巳朔日記

醫俗軒記

戊辰

或問於徐子曰俗可醫乎曰可醫之奈何曰醫之以吾心而已矣然則竹能醫俗何也曰此假借之辭也曰若是則走之惑滋甚陳子樹珊司訓會稽葺學舍而以醫俗名其軒也爲竹故也軒固有竹陳子至而疏剔之芟補之讀書哦詩其中而以爲俗念之無不屏也乃卽古之語以名之而謂之假借何耶徐子於是赧然而笑曰客以爲淇園渭川之間必無之而非雅人耶抑亦思免俗之難能而將進販竹之儉編竹之匠而與之語耶人

之俗物之竹相錯徧天下而何厥疾之未易瘳也今夫身之病氣爲之而心之病則心爲之氣之發爲病也其證可名而其治有物頭目手足之位於外藏府腧穴之位於內今不異乎古也是故古之藥可以治今之病而本草賅之心之發爲病也奇形而異狀千變而萬化雖大抵不離乎俗者近是然而古或輕而今益重古或無而今始有此其病爲岐伯扁鵲之所斷斷不能喻而亦難經素問之所萬萬不能詳也竹之功用在本草者可數而盡也名談勢語忽發於左右脩竹之中竹不能起而捫其舌也日坐叢竹間而惟是籌算於錙銖豪末之

微竹不能下而束其手也以不可名狀不可究詰之病而乃強本草中不大顯功用之竹以治之其庸有濟耶然則其曰竹能醫俗何也曰古之人有爲言之也古之人曰吾俗甚矣吾將日對斯竹而盤旋焉容與焉以盡空吾一日萬起之妄念也吾假而起一念也有如斯竹矣此何也心爲之也以心醫俗而姑以竹爲質證效不受功不效不任咎也草之忘憂也花之蠲忿也花草焉能是是亦吾心主之而已矣是則陳子所以名是軒之意也故曰此假借之辭也

陳氏重得舊畫記

甲辰

翁洲陳餘仙明經重得舊畫而屬余記之橫幅紙本廣五尺有奇高二尺三寸有山有水有田有橋梁道路有茅屋有竹籬有老翁曳杖柴門一牧童坐牛背吹笛有野草有雲樹有撐小舟以簞簞泥者有爲草棚蔽日踏桔槔者乾隆壬子癸丑閒吾鄉李星船先生作以贈明經尊府蔭山先生者也時二先生方官京師而此圖皆故鄉風景有招隱意焉蔭山旣沒明經藏弄手澤惟謹自翁洲失守倉皇奔走圖畫盡失去難平明經來寓我湖上而時渡海訪舊廬物色故劍或有意或不意時有所獲久之從其甥錢君得此畫大喜過望剝落漫漶重

裝而新之懸諸壁閒昔先生以名進士視草西垣已而入直樞密將外用畱典祕書嘉慶庚申奉

命從長總戎征楚參贊中機要總戎倚如左右手而遽以微病告歸優遊林下年不滿四十耳當其筮仕時題壁有曰宦情如水冷齊秋帆觀察以爲不然自異日視之而知先生勇退之心積之已久卽此圖可觀矣向者天津沈師橋爲先生作意中園圖意中園者無是園而姑經營意中以將爲菟裘計也一時諸公聲以詩亂後圖亡而詩存此圖脩爾野興視意中園未知何如然皆先生志趣之所寄沈圖旣不可得此圖已爲碩果則宜

乎明經之拳拳焉而珍重不置也

崔氏世德記 丁酉

昔高隱君作吾鄉武衛考表前明世家其著莫如萬氏
今讀崔君亦梅所述祖德則先世忠節固足與萬氏敵
也明興代州趙村人崔林充代州水軍隸左衛右百戶
以隨征功升小旗太祖二十六年衛指揮李俊隱軍器
天子震怒而謂林忠授本衛指揮同知旣而改吉安三
十四年卒於夾河會成祖稱兵天下未定越二年命其
長子志道襲職改甯波衛指揮同知甯波衛官於是乎
有崔氏志道旣來始立署郡城曰崔衛者其故址也傳

子源正德十三年從甯陽侯勦閩浙盜死之其弟澄清
與歿於軍而源妻李淑人及澄妻郭清妻賈皆守志撫
遺孤嗚呼忠節萃於一門豈不懿哉景泰三年朝廷哀
死事之臣有詔表其堂曰忠節以源之子允爲杭州衛
指揮崔氏於是乎改官杭州當有明之世勦故襲武衛
率與國家相終始其在吾郡志乘不載故冊遺失無能
盡傳而見表於高氏者指揮使一僉事八惟萬氏久而
彌大後且至總兵其餘諸衛所鎮撫千百戶不可悉數
而指揮使同知凡四家崔其一也然崔氏自志道傳二
世遽去其世德之畱於鄞者不在志道而在志道之弟

初志道受命來鄞偕其二弟曰宗道曰明道明道生二子長深居章村次灋則實居郡城之所謂崔衙者是其德流而且長世多賢子孫自灋傳九世至章錫慨然虞子孫之數典而忘其祖也將有事於譜牒有志焉而未逮其子亦梅實成之旣乃述先德而介余甥李雲樞來請記隱君考中敘崔氏頗詳以崔君所述核之語不誣然互有異同故爲參定焉而作記貽之嗚呼吾鄉萬氏之盛顯於前明之勲故而尤大於

國朝之儒宗崔君不忘其祖述其德示後人將毋有志於斯乎是則其先人之忠節將賴以彌著也可不謂美

乎

周氏世德記 辛未

新莊周荇介吾友劉藝蘭來言曰吾父靜軒府君好讀書幼卽穎異吾伯父多在庠序治舉業故大父命廢書佐家政其後以儉勤起家樸素如平時亦不治居室非延師教兒輩無重費者簡靜寡言笑而門內之行三黨稱之道光三十年年五十兒輩擬稱慶不許曰我當以酒食之費完里中逋賦是歲尋卒將卒歎曰死生命也而未成先人建學之志汝曹念之始大父鶴崧府君爲諸子析產畱田十九畝將擴之爲塾田及是未充大故

臨沒而以爲命吾母許孺人後府君十二年卒儉勤如
府君浣濯紡績臨老不倦性慈和而教子綦嚴既寡長
齋而不佞佛歲治棉衣衣藍縷者黨中利濟事時有伙
助尤加惠宗嫠旣卒尙有給寡錢數串在牀頭遺命分
與之又曰不得以寸絲殮我吾兄弟三人兄藝不幸先
吾母三歲卒母卒又二年始別產籍苻與弟賁及兄子
某謹承母志畱田百畝以資給族之寡嫠於是吾大父
所爲塾田十九畝者積畜租入得五十畝矣可陶淑族
子弟而食息無所其月給宗嫠亦未有以禦寒暑燥濕
者同治九年始造屋二行行七間其費吾大父祀所積

餘貲半之吾兄弟半之又不足則吾大父下諸房從合成之凡三千金其地去吾家一水名曰承啟書塾而給寡其中嗚呼吾大父之爲諸父析產在道光五年俶落權輿所以爲子孫讀書計者其志蓋銳甚而厯三世積五十年而始告成事卽吾母之所以惠宗發者亦必十年而後得行其志宗族閒一二義舉成之之難如此後世子孫不知先人締造之艱習焉弗察而循行之而更張之甚而刻覈之又甚而至於不可復問嗚呼此行之所由惕然大懼者也苟不逮事大父受二人教訓旣久儉勤爲家法而惠顧宗人不敢忘敢乞一言記遺行與

今茲之所由成用以自儆而并告我世世萬子孫以垂示無窮余曰善因次第其言書之爲周氏世德記

五十七歲小像自記

庚午

少時喜令人寫小影有夢游明山秋野祭詩諸圖皆不類而亦亡矣道光二十六年五月故友湯蓮塘之弟星崖爲先太夫人圖燕居兒孫侍又作閨重三日聯句圖兩圖皆存吾貌或曰似或曰不似是歲吾年三十三鬚鬢者尙無有卽似亦故我非今我也旣爲鮮民絕意進取妄以著述自娛朝夕不遑暇無益之事未嘗一念及之一日陳樹珊語余曰吾姻徐條君者善寫真他日來

吾家當召子余漫應之曰諾同治九年五月己丑會飲
鄭蓮卿家又語余曰子嘗欲使條君寫真詰朝宜來來
則召子余已忘前語則又漫應之曰諾翌日庚寅條君
果至重違樹珊意往赴之此五十七歲小像之所由作
也圖成在陳氏者皆曰類我攜之歸家人洎主我諸君
皆曰類我連日客自外來又皆曰類我自視之信類我
我豈能識我窺鏡而後知我之爲我乃如此於是召春
隣使繪涼衫而手一書危坐簞上蓋四十年來苟無事
故吾手中未嘗一日而釋卷也條君名曰理慈谿畫者
春隣名隆炎吾再從兄渭泉子也世其父爲畫者是年

七月己巳柳下生徐時棟記

烟嶼樓文集卷十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